

中國集作家

河北省辛集市文联

辛集文化系列丛书之三

中國辛集作

河北省辛集市文联

一九九九年一月

中国辛集作家
河北省辛集市文联
主 编 杨增杰
装帧设计 杨韵涛

辛集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1.875 印张
印数 1—1000

冀出内准字〔1999〕第 AS004 号
1999 年 1 月

顾 问：张 诚

主 编：杨增杰

副 主 编：杨韵涛 董文璞 李宗懋

编 委：冯新广 刘保莹 李凤林

书名题字：杨增杰

装帧设计：杨韵涛

序

杨增杰

河北省辛集市（原束鹿县），地处古燕赵之地，历史悠久，位势冲要，人文荟萃，人杰地灵，素称文化之乡。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耿伟、耿启、耿光、耿襄、贾俊、贾衡、李凤翔、李凤翱、李世洽、李梅芳、李延栋、李清平、穆凌烟、穆貽、胡文振、谢迈度等文坛大家。在现代和当代文学界，产生了老向、公木、方纪、林遐、王知十、林放、孙五川等在全国文坛颇具影响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饮誉海内外，而且对家乡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活跃在各地文坛的曹云华、曹继铎、马健鹰、飞雁等一大批辛集籍作家、诗人，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为家乡增了光添了彩。

几十年来，辛集市（束鹿县）委、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工作，积极支持文学艺术活动，培植文学艺术人才，文艺骨干力量越来越雄厚，文学新人不

断涌现。五十年代后期，县委曾组织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业余诗歌作者。县里编印了《跃进号角》、《束鹿喜事说不完》、《束鹿民歌集》等五本诗歌集，在全省、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六十年代初，办起了《束鹿文艺》、《诗歌画》、《梧桐树》等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使一大批业余作者脱颖而出。《河北日报》、《河北文学》、《河北群众文艺》、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曾多次编播束鹿县诗歌专辑。县里出版了《新花集》、《夜校新歌》、《高唱进行曲》、《公社新曲》、《束鹿新民歌》、《赛诗会选萃》等诗歌专集，使束鹿的文学创作进一步走出河北、走向世界。七十年代，县里组织县、乡、村三级创作网，村村有创作组，乡乡有创作站，文学创作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迅速发展壮大。诗社、文学社象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一大批文学作者走向成熟，形成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创作群体，结出了丰硕的创作成果。

1984年县文联成立后，设立了文学协会、民间文学协会、文学创作室，恢复了《梧桐树》的编印，文学、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三百多人，其中省地级会员百余人，使文学创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向着出长篇、出精品的方向健康发展。十多年时间，全市（不包括在外地工作的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故事集、诗歌集、笑话集、电影、电视剧本等四十余部；发表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二百多篇；发表短篇小说、故事、诗歌、文艺评论等一千余篇，获各类文学奖项二百多

个。

为宣传辛集文学创作的成就，提高辛集文化之乡的知名度，展示辛集籍作家的风采，市文联编辑了这本《中国辛集作家》，书中收录了辛集籍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作家、在外地工作的辛集籍作家、在本地工作的专业与业余作家、文学工作者与爱好者共九十九位，较全面地介绍了辛集作家的简历、业绩和作品。这无疑是辛集文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对于鼓舞今人、激励后人、进一步弘扬辛集的文学创作事业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编者说明

一、本书共收入辛集籍作家九十九名。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著名作家九名。

二、有较大影响的著名作家按出生年月排列。其他按姓氏笔划排列。

三、姓氏同笔划的以起笔横、竖、撇、点、折为序。

四、同一姓氏的按姓名第二个字笔划为序，以次类推。

五、姓氏排列顺序以《中国姓氏汇编》为根据。

目 录

序	(1)
编者说明	(4)
老 向	(1)
公 木	(6)
任桂林	(12)
方 纪	(16)
林 遐	(20)
孙五川	(25)
王知十	(30)
林 放	(32)
王玉池	(36)
马志刚	(38)
马健鹰	(42)
王 峰	(46)
王文考	(49)
王永君	(51)
王同君	(53)
王印龙	(56)
王印民	(58)

王延年.....	(61)
王学孟.....	(65)
王和合.....	(67)
王建锋.....	(70)
王顺成.....	(72)
王登普.....	(76)
石渝生.....	(79)
冯存惠.....	(83)
冯新广.....	(86)
吕纹果.....	(89)
孙凤和.....	(95)
刘三奇.....	(98)
刘永亮.....	(100)
刘庆昌.....	(102)
刘建辉.....	(108)
刘保莹.....	(111)
刘源海.....	(114)
杜杏占.....	(117)
李书宇.....	(120)
李书藏.....	(125)
李东旭.....	(128)
李志平.....	(132)
李志昌.....	(135)
李宗树.....	(137)
李树枫.....	(139)
李荣显.....	(146)
李根堂.....	(149)
李振海.....	(152)

李增义	(155)
杨树凯	(157)
杨韵涛	(159)
杨增杰	(166)
辛志达	(170)
宋志强	(172)
张 讴	(175)
张 诚	(178)
张 菱	(181)
张元珍	(185)
张文仲	(188)
张吉响	(193)
张志勇	(196)
张荣春	(206)
张荣珍	(211)
张建明	(214)
张恩荣	(218)
张新民	(225)
张静波	(228)
陈书辉	(230)
周文辉	(235)
宗建业	(239)
孟敏涛	(241)
赵运川	(243)
封永默	(248)
胡振彤	(252)
段学勤	(258)
段建博	(260)

姜益芬	(263)
骆西坤	(265)
骆和平	(267)
贾志洲	(270)
徐彦民	(272)
高 昌	(275)
郭见哲	(279)
郭振民	(284)
郭盼根	(289)
郭鸿嘉	(291)
陶昆仲	(295)
曹玉忠	(299)
曹云华	(302)
曹宏伟	(305)
曹继铎	(314)
董文强	(317)
董文璞	(319)
韩 剑	(322)
傅志永	(326)
傅志峰	(329)
温兰双	(336)
蔡增信	(338)
强英存	(342)
裴全安	(346)
裴硕英	(349)
穆志勇	(355)
通讯录	(358)
后记	(363)



老向 原名王煥斗，字向辰，笔名老向，1898 年生于东鹿县宋村。六岁入私塾读旧书，后入新式学堂，小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学回家务农。后步行至北京考入师范。毕业后曾任小学庶务员、校长。后又考入北大中文系学习。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因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被军阀通辑而逃离北京。事态平息后返北大继续学习，同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老向在青岛大学任职，抗战前转长沙平民教育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冯玉祥将军去南京。1938 年 1 月到武汉在冯将军处参加“研究室”的工作。和同仁创办并主编《抗到底》通俗文艺半月刊，旗帜鲜明地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3 月与阳翰笙、郭沫若、茅盾、老舍、何容（老谈）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通俗文艺课习进师。在此期间，老向和老舍、老谈都住在武汉千家街冯将军那里，他们响应“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号召，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创作抗战大鼓词、抗战相声、抗战评书等通俗作品，三人的笔名都以“老”字起头，故被称为“三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幽默、

通俗、有乡土味儿”。武汉沦陷后他们撤至重庆，老向长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编辑和创作，这是“三老”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们的文笔通俗严谨，符合文法和漂亮的白话文，使文字和语言相得益彰。但三个人各有各的性格，几十杯黄酒落肚后，老舍哭，老谈骂人，而独老向笑，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吐露着北方汉子的肝胆相照和悲恶愤俗。

1945年抗战胜利后老向至南京，任国立编译馆副总编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解放前夕，老向不愿去台湾，他避开特务的要挟，辗转至四川，入革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文化局，搞戏曲改革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调重庆市川剧院整理剧目。“文革”中受到迫害，1968年8月2日病逝于重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

老向先生在抗日战争中方向极其明确，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形式宣传抗战到底。他是文艺创作的多面手，是异常勤奋的高产作家，通俗小说、故事、歌谣、民间说唱等都能写。他除主编《抗到底》外，还与老舍合编有《通俗文艺五讲》，并协助《民众文章》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编辑工作。他的作品经常在《抗战文艺》、《文艺月刊》、《抗到底》、《弹花》、《民众文章》等刊物上发表。

老向先生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庶务日记》、短篇小说集《黄泥土》、《民间集》、散文集《巴山夜语》等。他的作品还被编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通俗文学卷》中。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先生正在编《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老向选集》。

老 向

难认识的北平

我喜欢北平，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说已经认识北平。北平好像一棵千年的老树，百多万市民比作一个个的蚀木虫儿；树即使被钻透了，成了空壳，但是每个小虫儿所尝到的只是机会所赋予他的某一枝干上的某一小点儿。至于根干的形态，脉络的关联，以及栽植的岁月，营养的来源，那就不是一个小虫儿所能了解的了。所以，我住在北平虽然不能说不久，而对于北平的认识，也还不过是一些不很可靠的一知半解。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划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点不调合也没有。例如说交通工具吧，在同一个城门洞里，可以出入着极时兴的汽车、电车，极轻便的脚踏车；但是落伍的四轮马车，载重的粗笨骡车，或推或挽的人力车，也同时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这新旧车辆之中，还夹杂着红绿轿、驴驮子，甚至至于裹着三五辆臭气洋溢的粪车。于是车夫们大声喊着“借光！靠里！怀儿来！”喇叭声，脚铃声，争路相骂声，和警察的短棒左指右挥，在同一时同一地存在着。妙在骂只管骂，嚷只管嚷，终于是风平浪静的各奔前程，谁也不会忌恨谁，谁也不想消灭谁。提到车辆，立刻想起洋车夫来。在社会表面上活动的，洋车夫应当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触的也是洋车夫。他们的品类之繁，难以数计；他们的生活之苦，也难以形容。但是无论他怎样

的汗流浹背，无论他怎样的筋疲力竭，他绝对不会以失和的态度向你强索一个铜板；你若情愿多给他一两枚，他会由丹田里发出声音来，向你致诚挚的谢忱。最教人难以索解的是，有时他向你报告沦为车夫的惨史，或是声明八口待哺、车费无着的当儿，还是用一种坐在茶馆品茶的闲适与幽默的口调！难得他们怎么锻炼的！在北平说吃，是再艺术不过了。富贵之家，且搁过不谈。普通的人家，只要在北平有上半年的历史，再走到任何地方，也要觉得不舒服。油盐店，猪肉铺，米煤行总是聚在一块儿，分布得那么均匀。仿佛是经官府统制着开设的，无论住在哪一个角落里，置买“开门七件事”，都不会使人感到有什么不便。一饭千金的主儿，自然是陆地神仙，从心所欲；就是一个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将就着生活，两枚的作料，油盐酱醋都有了，还可以饶上一棵香菜。然而同是一个玉米面窝窝，像茶碗那么大的，只要两个铜板；像酒杯那么小的要卖一角银洋，物以人贵，那就难以概论了。至于各地的特殊烹饪，各地的应节物品，再加街上的零吃小卖，使人眼花缭乱，不易分明。单就食物的各种幌子，各种唤头，足够一个人终身讲究的了。

北平的街道，那么正直；院落，那么宽绰；家家有树有花，天天见得着太阳，世界上还有那个都市比得上？欧式的楼房，不见得怎样耀眼，旧式的门面，也不见得怎样简陋。光滑的地板，通明的玻璃，住起来也不见得就比着纸糊窗和砖漫地好。他似乎什么也能融化，什么也能调和，所以，在皇宫巍然矗立的旁边，可以存在着外国的租界，也可以存在着比乡下还不如的小胡同。一墙之隔，可以分别城乡，表示今古，而配合起来却又十分自然。

论到人物也是如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缠着小脚的女人并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是，谁也不妨碍谁。圣人一般的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村氓可以在一块儿喝茶，而各不以为耻。如同电灯和菜油灯同在一个房间一样，各自放着各自的光。最令人惊奇的，凡是法令上所制止的事，这种事一定公然在存在着；凡是法制所禁止的人，这

种人也一定公开的活动着。所以警察尽可以说北平的不错，而各色宵小之徒，也可以说北平一样儿也不缺欠。不过，你要想分品别级，那就难了。

有工作不能无娱乐。北平的娱乐场，能够供人自由选择。拉车的坐在车前板上，唱两句京调，他就可以得到满足。逛一逛什刹海，走一走天坛，也用不着花钱。主人在屋里成千成万的输赢，下人们在窗外偷偷儿的掷一掷骰子，也都不失为各得其所的娱乐。娱乐之道，千头万绪，谁也不必勉强谁。所奇怪的是，到末了谁也能够得到他所要求的娱乐，终于是，谁也不愿离开北平。

抛开这些琐碎问题，且谈一谈形而上的问题吧。假如有人想出家，不必远赴名山，城里有的是古刹，有的是高僧。假如有人要求学，那就更方便了，各级学校，各种的学者和名流，总可以有他合适的师友。假如有人想着研究古董，无数古玩铺店一家挨着一家，足够消磨时日；而随处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耐人寻味。假如有人在城市里住腻烦了，一出城门便是乡村，便有田园。要登临有西山，要玩水有玉泉。假如不爱作平民了，不妨到故宫去，冒充半日的无冕皇帝。这些事情，你如果都没有兴致，你还可以多听几回人的笑声，妙的语言，多涵养一点人的情趣。因为人类真挚的笑语，我所知道的以北平为最浓厚。

凡是在北平住过的，多半都通称北平“好”。至于“怎么样好”，或是“哪一点好”，那就言人人殊了。称赞北平实在不易，北平太伟大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于上海逆旅